

三、失樂園——土耳其東北、喬治亞

1 烙印

從沒感覺這麼蒼老。

從煙塵滿布的沙漠到薄霧飄散的邊境，從此端伊拉克北部到彼端土耳其，我的身體是不停轉動的車輪，晝夜兼程而進。腦海在移動的過程中一片空白，就像一顆面無表情、毫不起眼的頑石，沒有停歇的滾動，從邊緣開始磨損，削去凌厲的碎屑、抹去起伏的陵角，磨著磨著終於越來越靠近核心。在一天之內呈露出來的，不是閃亮的鑽石之心，亦非細緻繽紛的珠玉。輕拭上頭的塵埃，只見一粒青灰色、不透明塊狀物，朦朧而暗沉，彷彿光線都被吸了進去。

她送我到車站，上車前，仍一直說著再留一天嘛，下午咱們就包一台計程車，帶你到處走走遊覽，很輕鬆的，就當做是休息。我仍堅持說，已決定今天就離開伊拉克，回土耳其繼續接下來的旅程。十天的簽證效期到了嗎？還沒。那為何這麼急著走？身體不舒服吧，我勉強的說出原因。

半夜醒來，發現我仍然躺在她的床上，瞬間強打起精神，搖醒她，說了一聲得回去睡才行，就躡手躡腳開門出去。待我回到自己房間，開了冷氣出來卻還是送風，度過襖熱的下半夜，心中想著土耳其便利的交通、飲食、住宿選擇。

她也不再堅持了，那麼你小心，再見！七天的來時路，壓縮成十多個小時，頭也不回的，轉了四趟車，回到土耳其的邊境小鎮。甚至還想乾脆再轉一趟，回到我寄放自行車的巴特曼，無奈深夜的巴士站已沒車，只得在一個叫吉茲瑞(Cizre)的小城住下。

車輪終於停止轉動，顛簸晃動的五臟六腑慢慢歸位，方看見那塊青灰之石，滾動了一個晝夜，窗外的月亮掩在灰白的雲裡，比任何時候都要滄桑。我回想起伊拉克，不像是剛剛才離開、發生的事，幾乎恍如隔世。眼神憂鬱的青年、果斷乾脆的中國女孩，我已想不起他們的名字，或是我其實根本未曾問過他們的名字？卻是地名卻留了下來：札克胡、阿爾比、蘇里曼尼亞，重疊在面孔之上。巨大、永恆、抽象，世界永遠有它們固定、相應的位置，可是行走其上的芸芸眾生，穿梭交錯的雜沓生命啊，或許只能相忘於途。

庫德族青年一心巴望能考上美軍基地，如此才有機會拿到綠卡，帶他離開落後、無望的家鄉，飛向流奶與蜜之地，美國，人生全部的希望寄託於此。中國女孩為了賭一口氣，千里迢迢來到他人存有刻板印象、避之唯恐不及的伊拉克，經歷種

種不足外人道的艱辛，於前途茫茫之際，仍想盡辦法留下，而非回到熟悉的故鄉。不安定即代表無窮的機會，在擁擠的中國，機會，對一個平凡的鄉下女孩而言是不可及的奢望。

他們都想要／正在離家的路途上，也都遭遇牆垣、石塊阻擋，不管是閃避、跨越、迎頭衝上，仍不放棄行動的希望。在他們身上，我也好像看見自己，那麼不顧一切的，為著一些難以言說的緣由。離開，串起我與他們的連結，那身影不會隨著名字遺忘。或許也因為這樣，我二話不說堅持要走，縱使我知道再待個一天兩天，絕對會是愉快而有趣的，只是，坐在中國女孩旁邊，聽著她叨叨絮絮的話語，我無法不像是時時拿著放大鏡檢視自己。那麼近的看見自己，有些難以忍受。

陌生的土地，熟悉的身影。再多的旅程，也逃不開自己。

更逃不開乾裂的腳底。

待我回到巴特曼那同一間旅館取寄放的行李與自行車（「再住一晚嗎，好的，沒問題。」像是我剛從街上回來般，櫃檯人員自然的將同一間房鑰匙交到我手上。），走著走著，腳底傳來劇烈的痛楚，一陣接一陣，抬起並翻開腳掌，嚇了一大跳，腳後跟硬生生裂了兩道口子，周遭則像是風乾的化石，乾硬、粗糙、滿是龜裂的線條，一條條像是粉筆畫出的白色痕跡。兩隻腳跟都有傷，位置相對，腳跟內側與腳踝相接之處，一但雙腳平行擺放，就像是兩隻眼睛，眯著血色的紅眼對望。為求方便，這趟旅程我只準備一雙涼鞋，以為炎熱氣候下毋須將腳包裹在密閉的鞋子裡面，結果就是血淋淋的教訓。

傷口不是突然才出現，在連續的奔波與心內的擺盪中，疏於關照身體的變化，從土耳其東部到伊拉克北部這一路極端的酷熱與乾燥，加上長時間走路的摩擦，讓全然暴露在外的腳跟日漸乾燥、脆化、龜裂。腳跟的皮就算較厚，也不知不覺的越裂越深，終至皮開肉綻。即便趕緊用藥水消毒，包紮上紗布，每走一步便會扯動傷口，腳後跟彷彿要被撕裂開來，簡直寸步難行。不停的疼痛感之外，感染的陰影更是揮之不去，慣常聽聞的蜂窩性組織炎，細菌侵入皮下組織，進而引發敗血症，已不再是事不關己的名詞。

沿途隨處可見被炙陽烤裂的無雨大地，交錯的線條切割出無數碎塊，展現拼圖一般美麗的紋路，直到在我身上也留下灼燙的烙印，無非只是痛楚。就算窗戶關得再緊，燃燒的風也能從縫隙鑽入，在這片土地上吃足了苦頭，原訂計畫（下到敘利亞以及南邊阿拉伯地區）必須無限期推遲，南方，意謂著更難忍受的火窟。東往西來，所能探尋的方向皆已走盡，唯一的選擇只剩北方，寄望緯度的升高也能讓溫度隨之遞減，急迫的需要喘口氣，呼吸涼爽的空氣，靜待雙腳復原，再想下

一步的路。我跳上一班巴士，往位在東北山脈間的城鎮而去。

2 疊影

一道道層層重疊的屏障從四面八方撲來，高聳蔽天的連綿山脈，看似張牙舞爪的巨靈，前方狹小蜿蜒的路就要被困住，地上的人們像插翅難飛的小鳥，連連仰頭咋舌，眼裡一抹惶惑的神色。坐在開往畢特利斯(Bitlis)的巴士上頭，乘客的確就是一群被囚禁、保護在車體裡的脆弱動物，驚呼、喘息、嘔吐聲不絕，慶幸自己不用獨自跋涉過外頭的險峻。碩大的空調巴士不時呈三十度仰角爬升、左傾右斜，穿過一個又一個起伏的彎道與陡坡，雖然無法騎上此段路程，看著窗外流逝而過的風景，心內仍是不住的搖晃震盪。

在被河谷切割，沿著傾斜山壁而建的畢特利斯特上數日，我沿著山谷中唯一一條公路，往前徐徐騎去。腳包裹在新添購的鞋襪中，還未完全痊癒，試踩了幾下踏板，還好，不會拉扯到傷口。撥雲見日般，緊迫的山勢漸漸從兩旁後退，海拔平均一千五百公尺的一片空闊與高遠，地上一捆捆乾草堆與天上一朵朵白雲相映，涼風吹起，下坡迎風時甚至起了寒意。

走過這片高原，就是凡湖(Van Gölü)了。那塊位在內陸高原的一抹藍，攤開地圖的霎那，它就從周遭的土黃中躍出，像一顆透亮的水晶，維奇葉廷的故鄉。一路曲折的前行，終於來到湖岸，我將車停在路旁，望著微微盪漾的寶藍水波，維奇葉廷是否仍在多數的街頭閒晃呢？

打聽了一下，從湖的此岸有船接駁到彼岸的凡城。當地人稱凡湖為海，也只有坐船橫渡時，方能深刻體會。下午上船後，竟要花超過五個小時，夜色已全黑時才抵達對岸，除了湖實在廣大，船速緩慢也是原因。這些橫渡兩岸的船隻主要功能並非載客，而是運火車。好幾列車廂在底下的船艙，陣陣黑煙從甲板上的煙囪冒出，好像馱負重物的動物，吃力喘著氣前進。在岸邊等待的時候，一列火車車廂就這麼沿著鐵軌，駛進又深又高的底艙裡面，移動與定位之間，傳來響亮的金屬碰撞、摩擦聲，還是第一次見識到這種船，不禁看得目不轉睛。因為成本考量或地形難以建造，鐵路線行經此區域時並沒有延著湖岸建造，而以特殊設計的渡輪取代，成為一趟趟「湖上火車」，運到對岸再與鐵軌銜接。

由於船速極慢，除了火車乘客，很少人以此做為交通工具。船聲轟隆隆，無人客

艙內，只有一張張空蕩的紅色絨布座椅，像是一隊半蹲的士兵們，肩並肩肅立，迎接每一位缺席的乘客，不知道等了多少個午後，等到泛白而褪色。如海般廣大的湖泊靜靜躺著，陽光泛成一團白霧，緩緩灑在湖面上，從深沉的藍轉成銀白，直到金黃夕陽拉起夜的序幕，一條條絳紫、桃紅、鵝黃的彩帶極有次序的交融，鋪展在湖岸邊的天際線。忽然驚覺我已好久沒看見夕陽，想起幼發拉底河畔、賽普勒斯的海岸旁的夕陽，上一次是在哪看到的呢？不禁十分迷惑了。

從日昇到日落，曾經是我第一趟旅程中最重要的方向，只要注視那道軌跡、那道光，便能確知是朝著西方前進。縱使前路未明，但總能篤定的相信，最終的目的地就在直線盡頭。但是這一次，卻不停的蜿蜒、徘徊，交錯的方向隨時都在變化，料想不到下一步會踏上哪裡。若說第一趟橫跨歐亞的旅程是目標單純的直線，這次就是中心不明的螺旋體，接連有因素推翻預設的計畫，使我前進、後退、繞道，畫出的路徑漸漸交織成一張模糊的網，構成一些似曾相識的景象，不停向我顯現。

網雖看不清晰，卻時時疊印與複現，重重交替的殘影中，景物不再單一而枯燥：狹仄包夾的高山與開闊平整天際，透著光的湖水與黑濁濁的火山岩層，山腰上成群吃草的羊群與大城市裡明亮優雅的咖啡店，都不是絕然二分的，我在湖裡看見山的影子，在一盤冰淇淋中嚐到通過 2644 公尺隘口時撲面的冷風。相似與差異，組成一曲曲重奏，從彼此的顏色、聲音、氣味裡相互呼應，疊成一片多層次的風景，充滿細節卻完整一體。

就如同那往往流露在年輕單身男子身上的相似氣息。

畢特利斯的胡賽因，有一頭栗色的頭髮、湛藍的眼珠、熱切溫暖的笑容，和三兩人坐在沿街的矮小桌椅旁，叫住正在街頭張望的我。幾個手勢與簡單的言談，直讓我想起過往在這片土地上相遇的年輕面龐。他熱心也不無得意的領我走逛整座城市，穿過大街小巷，在清真寺、博物館外，親密的攬著我的手臂合影。他的朋友時而在身旁尾隨，或一起去拜訪更多朋友，分享一杯杯濃茶與簡單的吃食。浩浩蕩蕩逛了一圈，最後我們來到一間地下茶館，四人圍坐的桌上氣氛熱絡，眾人在桌子中央翻攪一粒粒形狀扁長的牌，然後各人再取回一定數量，斜放在自己面前的木架上。我不會玩麻將，但應該是差不多的東西，他們也讓我參一腳，一個人在旁教學，但我怎麼都會意不過來，亂出一通，他們也無所謂的聳肩，哈哈一笑。

一些身影（胡賽因、維奇葉廷、兩年前第一趟旅途時在杜切共享一根大麻菸的青年）交疊重現：閒散的晃蕩、言不及義的話語、熱烈的交換著肢體動作，全無目的的親密感背後，或者還有一絲漂浮的茫然。他們不是正在放暑假的大學生，就是剛剛才畢業，還未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職業，看似無所事事、時間充裕，滿懷

熱情的自願陪我，但隱然存在的不安、不確定，卻不時從一些小地方流露。我還記得維奇葉廷迷惘的神情中，重複說著愛我；杜切的青年在大麻的朦朧煙霧中，一筆一畫專心寫下他的聯絡方式；胡賽因沒有工作，他笑著聳肩，這個小地方能有什麼工作呢？土耳其的經濟不好啊……他們年輕的臉龐上，總是有一股難以言詮的憂傷或失落。是為了想出跟我溝通的字眼而過多思慮嗎？還是那在親密與熱絡中間的空白與失神，只是我的過度投射？

也不曾忘記這裡是維奇葉亭的故鄉，他說著凡湖旁的小鎮，「庫德族，我們。」畢特利斯小旅館裡的年輕房客，也這麼對我說著。他拿起一張電影海報，驕傲的向我展示著，上頭的人物嘴上滿是鬍鬚，眼神兇狠，渾身勁裝，手裡拿槍，半蹲著身子呈警戒姿態，這個老派動作片裡會有的正義英雄叫作伊瑪斯·古內(Yılmaz Güney)，海報一側清楚印著他的大名，「英雄」，他指指海報裡性格的男人強調。我眼睛亮了起來，好熟悉的名字，恍然想起曾經看過他的電影，但在我的認知裡，他是土耳其最重要的電影導演之一，拍出一系列極度寫實的作品，特別關注中下階層及庫德族處境，更不遺餘力的批判部落裡種種保守、不人道的傳統風俗，還有呈現當時土耳其軍政府集權體制下人們嚴酷的生存處境，因此多次入獄，電影被禁止放映。

生於土耳其南方貧困的庫德族勞動家庭，他後來成為極受歡迎的演員，卻在演藝事業的高峰期突然淡出，轉而執起導演筒，在倍受壓迫的環境下拍出一部部題材敏感的电影，皆反映著自身的左派政治立場與庫德族身分認同。最著名的要屬1982年獲得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的《路》(Yol)，在電影拍攝期間他被政府關進監獄，後來竟大膽逃獄，輾轉到瑞士才完成影片的剪接及後製工作，則是圍繞這部電影最出名的一則傳奇。

時代已完全改變，他也過世數十年了，那些電影恐怕在土耳其都不好找，只有少數有考古癖的影迷或學者才會費盡心力的找來看，沒想到在這個偏遠的山區，一晚十里拉的破舊小旅社裡，伊瑪斯·古內仍未被遺忘。當然年輕人所崇拜的海報中的鐵血硬漢，與我看見的那雙頑強、悲憤、關注現實的眼睛，彷彿不像是同一個人。但也因此我也好像更貼近這位英雄人物一點，觀影經驗無論多麼震撼都只能是某種抽象的感覺，在空中飄浮不定的雲朵，隨著光線折射出不同色彩，現在降到地面，進入生活，變成可觸摸、可嗅聞、可品嘗的東西，我知道在我面前站立著一位巨人，永遠鮮活的活在土耳其庫德族人之中。

幾乎像一種慣例了，當想要多聊聊時，少不了上網用 Google 翻譯。擠在旅館櫃檯後，我們熱絡的交替敲著鍵盤，透過銀幕上的英翻土／土翻英功能來傳達彼此的訊息。跟當初在烏法路旁文具店遇見幾個年輕人時一樣，我問著大同小異的問題，諸如 PKK、政府對待庫德族的政策、年輕一代庫德族人的期盼等等……每

看到我丟出一個問題，他就張大雙眼，時而炯炯有神，時而若有所思，菸夾在左手指縫間，一字一句的在鍵盤上敲擊，點擊完網頁上的翻譯鍵後，就興奮的從旁觀察我的反應。

但我的表情一定看起來很迷惑。或許是問題過於冗長，翻譯出來後，只剩下一些破碎的字句，難以組成完整訊息：「和平的道路」、「近幾年的宣稱」、「利益」、「衝突持續」……難以判斷他真正的立場，沒有非黑即白、敵我分明的判別政府或庫德族人，塑造全然對立的氛圍，簡單下定論，但這不代表我就能夠有不同的了解。一知半解依舊，語言的障礙終究設下門檻，將我阻擋在層層密網之外。

交織的網可以開展出一幅幅橫向延展的風景與記憶，但它相對而言也是平面的、片段的、瑣碎的；除了努力的接近、觀看與思考，大部分時候垂直的開鑿深掘只能依賴運氣。若沒能在對的時機碰見對的人（如在加濟安堤普、烏法等城打開家門招待我的英文流利的律師、博士生，但他們都不是庫德族人），到頭來，總會有一人在辭不達意的過程中感到疲憊，率先揮手、聳肩、搖頭，沒關係，就這樣吧，懂不懂也無所謂，還是一起抽菸傻笑比較實在。

在益加清新的空氣與涼爽的天候下，那股躁動不安彷彿慢慢得以滌淨，對於這些理解的落差，我也比較坦然了。相較於東南部洋溢著濃烈粗曠氣息的庫德族城市（烏法、迪雅巴卡、巴特曼），越往東北走，在群山、湖泊、清涼的空氣中，炎熱的煎熬不再，肩頭瞬間少了一大塊重擔，速度加快許多，並且不再顧慮該不該停下來坐車前進。

從凡湖的東岸我持續沿著主要公路往北騎，度過連串爬升的長路、狂風呼嘯的山口、俯衝下如旋轉滑水道層層下降的下坡，那股久違的感覺又回來了，不用懼怕任何事，就這麼一直騎下去的衝勁。當看到彎道另一側淺咖啡色的乾草原外，又出現湖水閃爍的藍光時，當順著山勢滑下，隨著兩側建在坡上的村莊、點點羊群吃草的草場旋轉時，我扯開沉默好久的喉嚨，大吼大叫，不經思考的吐出各種聲音，混合著沉迷、喜悅與釋放，不必去猜測、顧慮有沒有人懂，就讓聲音消逝在風中。冷風撫乾汗水，我知道我正在說話，對著天空，對著大地。

身體冷了起來，在路肩停下，拿出長袖外套穿上，俯瞰遠方，底下一大段的平坦路面之後，高聳的山壁隱在雲裡，山的後面再過去就是伊朗。

3 中繼站

在邊境小鎮多古拜亞濟(Doğubayazıt)落腳下來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到處打聽入伊朗的可能性。南方的炎熱沙漠已被我完全拋到腦後，只想繼續逗留在這片被高山包圍的地區。現在離伊朗邊境僅三十五公里之遙，另一個不同的國度橫在眼前，該會是同樣涼颼颼的氣候吧，若只逗留在它的北方，繞個一圈再回土耳其，等到最熱的七八月結束，阿拉伯地區的自然環境就會變得比較容易忍受些，續往南方前進，應該就不會遇見極端的酷熱。我在心中畫出一幅完美的路線圖，但簽證是個大問題。原先伊朗並不在我的計畫之內，只覺得是個動盪的是非之地，好像不會輕易讓觀光客入境，更何況我已離開自己的國家，目的不明的遊盪著，在土耳其這個「第三國」想辦到簽證的機率應該不大。

但我還是盡可能的嘗試去做了，花了近一個星期的時間，換了三座城市之後，終於如願。從多古拜亞濟的旅行社（「現在已沒有代辦服務了，你可以去鄰近城市的大使館或代表處試試。」）；到三百公里外的艾茲倫（Erzurum，代表處官員看看我的護照：「你從哪裡來？對不起，恕難簽發。」）；再向北到黑海旁的特拉比宗（Trabzon，拘謹的坐在有著暗紅色花紋與鍍金邊框的華麗沙發上，駐當地伊朗代表走過來熱誠的握著我的手：「你好！朋友。填完這些表格，到銀行交完錢就可以過來拿了，急件還是普通件？」）。用時間與空間換取的一張薄薄的紙。

看著黏貼在護照內頁的簽證，ISLAMIC REPUBLIC OF IRAN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，我重複念出最上頭的一排字。這幾個英文字母組合在一塊，彷彿有著神奇的魔力，使我想要重複誦念，某種起伏的韻律在舌間跌宕。而代表處給予的停留時限，更是令我驚訝又開心：整整三十天。從原本打算只是碰碰運氣，到一度吃閉門羹，現在手握著這張三十日的通行證，頓覺重量感十足。

黑海在一旁，閃耀著深沉的藍，這座山坡上的城市也再一次在眼前閃閃發光。兩年前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時，就是從這裡開始，特拉比宗。除了尋找伊朗代表處，其實是為了再看她一眼才來的。幾乎已到了土耳其東北的端點，和預定的計畫路線可說是南轅北轍，而我的自行車仍寄放在伊朗邊境旁的多古拜亞濟。但走在這座城裡時，我幾乎忘記明天，明天的計畫、明天的憂慮、明天的不確定。我清楚記得，第一次踏上這座城市的情景，下船以後從碼頭爬上斜斜的小巷，經過櫛比鱗次的旅館、車水馬龍的街道、餐廳冒著食物的熱氣、人們臉上輕鬆的神情，一切的一切都令我興奮不已，因為在此之前，有好長一段日子沒見過這麼便利的生活機能與活力了，而海港城市獨特的潮濕氣味，也讓乾燥的身體舒展開來，耳目一新的去感受整受周遭種種。

並不是自己的家鄉，難道重返就能找到第一次的感動嗎？我不停的走著，大口呼

吸著，憑著記憶去到曾經停駐的地方：那間旅館已經停止營業，大門蒙上一層灰，旁邊茶店外頭牆下仍坐滿大聲談笑的男人；裝潢現代的書店還是找不到英文書，但上次在這裡買的地圖現在還帶在身邊；那條人行商業步道從早到晚人潮川流如昔，但幾間可口的餐廳及甜食店，卻是現在才有閒情逸致慢慢發掘，一直跑去解饞；城牆與橋底下，一大片延伸到海邊的老房子泰半已成瓦礫，再過去一點的地方蓋起新的花園與水池，都市更新的腳步從不等人，幸而走過橋的另一頭，鑽進馬路旁的後巷，仍靜靜藏著斑駁的牆垣及屋瓦；沿著海濱的紅磚人行道漫步，天上的雲朵朵綻開，連綿成一片雲海，交織在海岸山脈之上；寬敞柏油公路旁的路標顯示下一個城市的地名，還有一道道向前的箭頭，把自行車停下，為這個出發的起點拍下一張照，彷彿還是昨天的事。

縱使已經過許許多多大城小鎮，看過數不勝數的獨特景觀，特拉比宗依舊無可取代，幾乎要用一種旅遊指南的語言，不厭其煩堆砌的溢美之詞如江河傾瀉而下：她如村莊般單純而富人情味，卻保有大城市的活力；婀娜多姿的性感女郎和頭戴深咖啡色無邊帽的憂鬱老頭並肩漫步；潮濕的空氣晴時偶雨，山與海的藍綠融為一體。你可以吃到最棒的冰淇淋、在充滿波西米亞情調的咖啡點啜飲土耳其咖啡、還有全土耳其最大最紮實的麵包，更不用提上好的櫻桃與榛果，它們是本地最著名的特產。

人生中沒來過一次就白活了。旅遊指南或許會這麼說，但對我而言，她安撫了鄉愁，她讓我的移動有了某種歸屬、回憶或是別的什麼。離開了自己的家鄉，在才造訪兩次的城市，宣稱找到歸屬，這不是很奇怪而矛盾的弔詭嗎？一次次踏上長遠的旅途，難道不就是为了不受羈絆的在廣闊的世界中遊走，獨立的去經驗、感覺些什麼嗎？怎麼鄉愁又浮上心頭，並且是一個不屬於我的地方。就好像認一個第二次見面的阿姨作媽一樣，只因為她第一次很疼你。而母親的愛與包容其實一點也沒少，並沒有任何虧待，你不是無家可歸的孤兒。

若把旅程比喻為在漆黑宇宙裡的漫遊，她就是宇宙的中繼站。踏入這個混沌而無限的空間令人既恐懼又興奮，甚至迷惑，儘管周遭的星星閃逝，但一眼就能認出那顆藍色的光，真正的故鄉，太遙遠、太刺眼、太複雜，不忍多看。我便繼續在這空氣稀薄、失去引力的陌生之地遊蕩，逃避去面對遠方發著藍光的星球，雖然任務結束後總要回去，但是現在，中繼站才是我渴望重返的地方，「中途鄉愁」之所繫。

港口上方的旅館裡，每到半夜我總會驚醒，翻來覆去，淺眠多夢。濕氣如一粒粒小石頭，附著在皮膚表層，漆黑的房間裡似乎有什麼東西在那，環繞、注視、存在，讓我感到很不安。從來不曾刻意去想鬼神靈異之事，但這個房間真是有股特異的氣息，每晚闔上眼後就默默的等待在那裡，以致沒有一天不是拖著沉重的身

子醒來。

翻身起床上廁所，把電燈打開後，我瞄著房間的角落，難以放鬆。白花花日光燈下，當然並沒有發現任何異狀，關上燈，迅速回復成一片漆黑。不安依舊，躺在床上半夢半醒之間，彷彿來到一個陰暗潮濕的世界，眼前蒙上一層霧，看不分明，我緊緊抓住捲成一半棉被凸起的一側，像是抓住漫漫宇宙的中繼站。

4 再次偏移

透過車窗瞥見車站裡邊的暗巷，一個體型壯碩的女人正對我，兩隻手擠壓黑色薄紗裡的肥乳，搖擺著豐臀，舌頭也伸出來快速的左右搖晃顫動，猶如吞吐的蛇信。我揉揉眼睛，確定不是眼花，趕忙把車窗簾子拉上。剛才買車票時就注意到那些在暗巷裡徘徊、在路旁張望的女性身影，她們大多金髮碧眼皮膚白皙，穿著俗氣而暴露的貼身衣服，從長相到穿著，明顯和土耳其女性很不一樣。

灣闊水深的特拉布宗是黑海沿岸最繁忙熱絡的城市，透過海路與另一頭俄羅斯有密切的經貿來往，街上常可看到的「白人」，大部分就是俄國人，其中又以女性居多，有來觀光也有來做生意的，包括人類最古老的行業：性交易。在過去，一個典型的海港城市少不了服務水手的風化場所，安撫他們飄蕩的身體與靈魂，而或許這個港口的重要性已不復以往，來自遠方的泊岸水手也不多了，但風塵女子仍在，而今她們取代了水手的位置，在此停靠、下船、靠身體賺錢，來自俄羅斯、烏克蘭、喬治亞。這幾個黑海周遭的國家，在前蘇聯解體後經濟長期低迷，一些女孩懷著淘金夢，無論是自願或另有其他因素，來到土耳其成了「娜塔莎」，Natasha，如鄰家女孩般平凡親切的名字，在俄羅斯是非常普遍的菜市場名，成為本地人對前蘇聯地區來的娼妓的代稱。位居歐亞要衝的土耳其是世界上跨國性工作者往來最頻繁的地區，也是將要前往歐洲、中東的「娜塔莎」的重要轉運站，剛剛在暗巷裡對我擺首弄姿的，正是她們其中之一吧。

同車的乘客有老有少，但幾乎全是女性，髮色偏黑、皮膚白皙，應該都是要回她們的家鄉，喬治亞，這是一班開往喬治亞首都第比利斯(Tbilisi)的巴士。又是一段沒有計畫的旅程。前幾天從包包翻出多古拜亞濟旅館的名片，自行車還寄放在那裡，撥了一通電話找到老闆，幸而他的英文不錯，能透過電話明白我的意思，我說會晚一點回去，然後便買了張直達喬治亞首都的巴士車票。

上一次臨時起意將車子寄放在巴特曼的旅館，坐車到伊拉克並安然歸返，這一次

我的野心與好奇更如脫韁野馬，越走越遠，也越加偏離原路。我打算進入喬治亞，然後往南到亞美尼亞、伊朗，而過了伊朗最西北的邊境海關，就是土耳其的多古拜亞濟。繞上一圈，最後還是可以回去拿我的車子。這些看似遙遠、看似麻煩多多的因素，現在在我心中就像在土耳其南方常吃的烤肉串一樣，肉餅、番茄、青椒、茄子等不同食材都一一串進長鐵叉，連成一氣的架在炭火上燒烤而成一道佳餚。吃的人並不會抱怨，啊，怎麼這麼豐富多樣，反而是因此而大大增色，更加倍的促進食慾。

會注意到這片被稱為外高加索(Transcaucasia)的區域，仍舊是因為地圖。從現在所在的特拉布宗看過去，會發現這三個國家近在咫尺，緊密相鄰，由北到南依序與土耳其交界，其中只有亞美尼亞與土耳其的邊界因為外交齟齬而關閉，土耳其到喬治亞，土耳其到伊朗，都分別有陸路海關可以跨出國境，後者在多古拜亞濟旁邊，前者則在特拉布宗東邊，沿著黑海海岸直直過去就是。那麼與其又沿著來時路，坐巴士翻山越嶺回去五六百公里外的多古拜亞濟，不如踏上陌生之地，透過新的風景，經過新的事物，再回到原本的地方。雖然有些麻煩，但是相較之下，重複更令我不耐。

一切似乎也正順著心裡的盤算，伊朗簽證順利取得，直接在邊境海關即可取得喬治亞落地簽，不需事先申辦，喬治亞代表處的工作人員態度和藹的親口告訴我。如此繞上一圈已非難事，但當地的語言、交通、住宿，還有接下來亞美尼亞的簽證要怎麼辦（土耳其和亞美尼亞長期處於外交冷戰，不可能在前者的地盤內辦到後者的簽證）都是個問號，但上回去伊拉克北部之前，難道就掌握了更充足的資訊嗎？想及此，那些未知似乎就微不足道了。

仔細說起來，在決定這趟延伸路線之前，其實已經以一種迂迴而間接的方式，與喬治亞和亞美尼亞打過照面：那些遺落在土耳其東部山區、湖間的教堂遺跡。打從巴特曼一路朝東北而上，便時常可以見到它們的身影，有的是知名觀光景點，如凡湖中的阿克達瑪島(Akdamar)，湖岸旁的船隻一年到頭每日絡繹不絕的接送來自各地的遊客，來到這個湖光山色、花木扶疏的小島，一睹建於十世紀亞美尼亞王國全盛期的教堂面貌，比例諧調的堅實建築與上頭華麗古拙的浮雕，融和在周遭美麗的自然環境中，總令人讚嘆不已；也有人跡罕至的不知名廢墟，高高佇立在山丘頂上，圓錐形的屋頂坍塌，建築表面紅赭色的齊整方塊脫落，露出裡頭雜亂排列的厚重石塊，上方積滿一層泥土，雜草蔓生，黑漆的內堂地上滿是爛泥或羊與馬的糞便，散發惡臭，令人卻步；而艾茲倫近郊奧實基 (Oshki)的喬治亞大教堂，則是我所見過規模最龐大的一座，雖然屋頂像被炸彈轟炸一般綻開大洞，壁畫斑駁脫落，細緻的浮雕也被胡亂挖鑿破壞，但高聳而寬廣的室內卻有種神奇的劇場感，抬起頭，藍天白雲在破裂生出樹枝的屋頂上，像是投影在幽暗空間的幻象；除了藤蔓般重複規律絞纏的華麗飾帶，獅子、牛、天使、葡萄等浮雕

形象，也神秘的漂浮在這巨大的荒涼劇場裡，教堂裡外都可見到發散如扇狀的紋路，猶如光芒萬丈的旭日，顯赫的輝耀著大地。

喬治亞與亞美尼亞是最早信仰基督宗教的國度，大約西元四世紀時就已將基督教定為國教，亞美尼亞更是歷史上第一個單一宗教國家，經過數千年的動亂、征服、抵抗與變遷，直到現在賡續不墜。它們像是一艘孤帆，航行在驚濤駭浪的地表中，北面被高加索山隔絕，四周被強悍的伊斯蘭國度（土耳其與伊朗）包圍，與西方基督教世界遠遠的隔絕，孤立而堅毅的在東方的門戶撐持起此一信仰。

這些教堂遺跡大部分都位在隔絕的地理環境中，神秘的浮雕、優雅的飾帶、散發簡潔力度的尖錐頂、厚實的廊柱與深闊的廳堂，都像是透過樹影流動閃現的光點，舞動著逝去的姿影，彷彿從渺遠的地方傳來的一首牧歌、一聲驚嘆，喚起曾經存在的文明，不管它們如何殘破或成為多麼熱門的景點，都是這片空靈大地一度屬於基督教國度的證據。而曾經生活在其間的民族，則已不知所終，被土耳其與庫德族人所取代，但它們的名字仍未消逝，以國家的名義留了下來，在邊界另一頭，會是何等樣貌呢？

5 失樂園

機器運轉的聲音揮之不去，低鳴嗚嗚的停留在耳際，電扶梯緩緩向下。我立於階梯一側，手臂輕靠扶手，慘白的日光燈管一排排豎立兩旁，不似迎賓陣仗反倒像送葬隊伍，影跡幢幢，蒼白的映著水泥弧形洞頂，黯淡的光線，幽深的空間，我被長長的輸送帶送進傾斜的黑暗洞穴，進入不知名的地底世界。

初抵第比利斯，似乎剛下過雨，空氣中浮盪著乾淨清寂的氣息，微涼的風撫過臉龐，我望著寬闊街道兩旁的高大建築，華麗的浮雕與柱頭在早晨的光線中閃亮，歷史的風霜留在門面與牆上，仍掩不住某種輝煌的氣勢。一棟接一棟，如同巨型的石碑巍峨佇立，俯瞰著人行道上稀疏的人影。人們臉上表情不多，形單影隻的走著，沒有對我投以過多好奇的目光。

這是徹底不同的世界了，這種感覺，就跟我過去的旅程中從中國進到中亞的哈薩克，從土耳其進到歐洲一樣，熱絡擁擠的生活感被冷靜的距離所取代，當然大多數的時候並不全然非此即彼，而是擺盪在光譜兩極，有著程度上的差異。這第一眼的街景，混合著對歐洲、俄羅斯、哈薩克的記憶，使我從已成為某種「習慣」

的土耳其經驗中醒來。

乾淨、清潔、開闊的秩序，在踏進地鐵站後，瞬間消失得無影無形，被冷肅的靜默取代。剛才在地面上看到的景像，逐漸清晰，剝離華麗的外飾，成為純粹的單調。彷彿長得抵達不到地底盡頭的電扶梯緩緩下降，整排接續不墜的日光燈管照亮灰暗的月台，冰冷、厚重、堅實的硬體，從地板到圓弧壁頂，全都瀰漫著一種典型的前蘇聯風格。正對著電扶梯出口，一顆巨大的銀色金屬頭顱在空無一物的牆上探出頭來，低垂著眼望向地板。曾經歷過前蘇聯時代的國度，四處都可在街角或廣場看見這些嚴謹的塑像，紀念本地的偉人、作家、政治人物，在第比利斯地鐵月台的這位，老邁的眼神透出沉重與滄桑，若我是他，必定也為著困在深沉黑暗的洞穴裡感到無奈。

上到地面的世界，從市中心廣場略顯開闊的空間鑽進小巷子裡，巨大而堂皇的整齊建築忽然變得可愛許多。木頭與石磚交錯著淡雅的色澤，一輛輛汽車歪斜的停靠在狹小的人行道旁，雜物與晾曬的衣服隨意伸展在陽台外，剝落的色彩與磨損的牆面處處是精緻的細節，透出和煦的溫度，像是一個年華老去、飽經風霜的美人。在殘破的建築與凋敝的巷弄間，似乎仍可想像她最美麗的時光。而她也任由無情的時間留下痕跡，沒有想要再次妝點容貌。

等到離開首都，那第一眼的驚艷，迅速銹蝕蒙塵，像又走入地底洞穴，只有黯淡的光線與空蕩的回音。一座座城鎮荒疏破敗，了無生氣，除了古老而神聖的大教堂，永遠是維護修整的最完善，並最受尊崇的空間。我去過荒廢在土耳其東北山林間的喬治亞東正教教堂，再來到廢墟遺跡的「故土」，從那相似骨架裡，豐厚血肉終於完滿的長出來。在周遭異教徒的強勢威脅下，國家的宗教殿堂被以最高規格持守著，那些燦爛壁畫繪著一排排帝王將相、聖子聖徒，周身華麗織錦，教堂內外氣勢雄混，精細而對稱的浮雕宛如光線外緣藏不住的鋒芒，耀眼懾人。幾道光束透過細長的窗格灑進教堂，人影一如光線般的凝定、透明，包著頭巾的虔誠婦女親吻聖像，有的跪在地上，結髮蓄鬚的教士低喃經文、新婚夫妻手執蠟燭立於燭祭壇屏風前，甚至是首都裡落魄潦倒的乞者，來到教堂門廊邊，躺在被無數信眾磨得光滑圓潤的石磚上，都顯出較多的尊嚴。敲敲打打、鷹架、繩線，整建、維護教堂的工作持續進行，畢竟國家的命脈與存續，全繫於此。

回到蕭條的街頭，則又是另一回事。庫台西(Kutaisi)完全不似全國第二大城，街道人影疏落，歌劇院、博物館、市政廳等公共建築門前冷清寥落，雜草從石縫裡鑽出，騎在馬上的國王雕像迎向積雲深重的日暮，冰涼的空氣穿行在馬路與河邊，完全感受不到現在正是八月溽暑。走回民宿的路上，兩旁的宅院花園寬闊，卻荒疏凋敝、缺乏修葺，入夜前的最後一絲光線照著滿溢出來的植物，枝幹、葉片、花朵旺盛而張揚的蔓生出枝葉，巨大的對比下，屋宇遺落在時間殘骸堆裡，

無人聞問般的靜止、風化，上頭大大刻著的建造年代可能是 1912、1930，看起來卻比上百年的歷史還要久遠。植物的生命力像是一種補償，掩蓋過已失喪的風華，那些如今已無緣見得的活力，或者就如曾造訪過這個國度的旅者的話，「簡直就是人間天堂」。

以《憤怒的葡萄》等作品知名的美國作家史坦貝克(John Steinbeck)，在二次大戰後來到廣大的俄羅斯區域旅行報導，曾經這麼寫到：「不管是在俄羅斯、莫斯科，還是在烏克蘭、史達林格勒，總會時時冒出喬治亞這個神秘的名字。從沒到過的人和一輩子不可能去的人，提到喬治亞時莫不帶著思慕和敬佩的口吻。在他們口中，喬治亞人是超人、大酒客、出色的舞者、卓越的音樂家、傑出的工人和情人。」

「的確，我們也逐漸認為，絕大多數的俄國人都希望，在世時守分為善，死後往生喬治亞，不要上天堂。這是一個氣候怡人、土壤肥沃、本身有個內海的國度。對國家有重大貢獻的人，犒賞他到喬治亞一遊，久病不癒的人到這兒休養生息；即便在戰爭期間，這裡也是個怡人的地方，因為，德軍的飛機和軍隊不曾打到這裡。這裡是未受絲毫損害的地方之一。」

青山綠水依舊在，只是樂園已失落。無論走到何處，人們總是眼神陰鬱，遠遠看著我。從交通、建設到產業，似乎都沒有從蘇聯獨立前改變多少，破舊不堪的巴士、蒙塵的華宅、停滯的經濟，黯淡的眼神裡，看不見希望。

對這個國家過往的歷史再怎麼陌生，都大概會記得，2008 年北京奧運會期間，俄羅斯與喬治亞發生了一場戰爭，雖然很快就結束，卻令陶醉在慶典氛圍裡的世人著實嚇一大跳。種種複雜的歷史種族糾葛外人看不怎麼分明，就像大家族裡的內鬨，這場戰爭戲碼被視為親西方的喬治亞與過往的老大哥間的爭執，前者想離開關係密切的傳統大家族，後者則無法容忍小老弟投奔敵營，是故關起門來好好教訓一頓。世人震驚於俄羅斯軍隊勢如破竹的攻勢，輕而易舉就兵臨城下，隨時能將首都整個攻下。沒有別的選擇，小老弟只能灰頭土臉投降。

我親眼見證了戰爭的烙印，在戈里(Gori)身上。俄羅斯軍隊憑藉強勢的空襲以及實力懸殊的兵力，輕易就佔領這個離首都不到一百公里的城市，最後在國際壓力與喬治亞的讓步下才撤退。

戈里是史達林的故鄉，他在前蘇聯時代大舉建立集中營，嚴酷整肅異己的事蹟可與希特勒並列，被視為二十世紀大魔頭之一，早被唾棄，可是在他位於帝國邊陲的家鄉，英姿勃發的銅像昂然矗立，童年時代居住的簡陋木屋被細心維護，並在

上頭及後方建起如碉堡般堅固的紀念館，裡頭布置著深色紫緞、厚重地毯帷幔、水晶吊燈，大大小小塑像旁，展示所有關於史達林的物件：琳瑯滿目的歷史照片與資料、個人隨身物品、坐過的辦公桌、來自世界各國的壽禮（一面大紅底布幔上熟悉的金黃字體迎面而來：「慶賀斯大林同志七十壽辰／萬壽無疆／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敬賀」）……外頭甚至擺了一節特製的火車車廂，當年他就是乘坐這列火車開往「雅爾達會議」，與羅斯福、邱吉爾會面，當世三大巨頭一起決定了二次大戰後世界的走向。

紀念館深處還設計了一方圓形空間，中間放置著從史達林遺容翻模下來的鑄像，四面圍滿白色大理石，一束燈光打下，青銅色的浮腫頭顱正對著我，就像廟裡供奉著的神像，只不過他闔上了眼睛，莊嚴、無語，肅穆的氣氛幾乎要讓我鞠躬上香。

在這個空間，這座城市裡，史達林是一則不變的傳奇與神話，當世界都已推翻他邪惡的身軀，戈里還一直紀念著他，就像母親對兒子永遠不變的愛，不論他做了什麼，這裡是他的家。

而緊迫的現實硬生生在這個荒謬而超現實的佈景前炸出一個大洞：市中心大廣場巍峨聳立著史達林巨像，彷彿刀槍不入的金剛，而後方的市政廳屋宇圓頂是一片焦黑骨架，被俄羅斯飛彈不偏不倚的正中。飛彈，當然不會選擇被歷史宣判罪大惡極的過氣領袖，而是當下的忤逆者。

無意間走到另一座小小不起眼的博物館，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。俄國在這場世界大戰中扮演重要的關鍵角色，一舉扭轉東線戰事，在前蘇聯境內到處都可以看到相關紀念碑或紀念館。大大的 1941—1945（二戰發生的時間）字樣旁，幾無例外的是成排刻在石碑上的名字，紀念陣亡將士的集體墓碑，旁邊塑有幾個英勇戰士姿態的浮雕，或是一個垂淚的母親。紀念館內勳章、旗幟、照片、文件檔案、武器羅列出一幅戈里子弟兵拋頭顱灑熱血的二戰史，那時整個地區都是蘇聯的一部分。

出到門口，沒有那些館內堂皇的佈置擺設，幾個彈頭的殘骸或直立或平散在地板，不是缺了頭就是少了尾，布滿刮痕，金屬的邊緣扭曲，上方牆面貼了數排 A4 大小的黑白照，但那不是真正的照片，只是從印表機印出來的紙，用透明膠帶簡單黏上，略顯粗糙的影像上，一絲絲模糊不清的黑白線條像是電視銀幕的雜訊，看起來臨時而倉促，但卻都無礙於畫面本身的張力以及傳達出來的訊息：一隻沾滿泥與血的手緊握著十字架、無助痛哭的男人膝上枕著已無動靜的同伴、天空中的煙硝、癱坐在廢墟中的胖婦人失神的臉上凝結血塊、被燒毀的整片公寓樓面、廣場前歪七扭八的汽車殘骸……每一幅影像都在說著，戰爭在此發生，在外

面平靜的街上。

這方侷促空間展示的，是最近的那場戰爭。我進到不一樣時空裡面，那些館內所仔細紀念著的一切，曾經為蘇聯帝國獻上生命的一切，頓失意義。列印出來的黑白圖片旁邊，數張放大的大頭照，身著軍服，側面、正面、笑顏、正經，用黑色不透明膠帶貼上的年輕面龐，他們是館內一張張靜穆黑白大頭照的後代，犧牲在不同的時代，為著幾乎是同樣的國度。只是第一次曾經屬於它，是它不可分割的身體南方矯健的腳掌，共同迎向勝利；而這一次不屬於它，以為自己翅膀夠硬能夠飛出窠巢，結果是插翅難逃，幾乎被它吞噬。

直到穿著深藍長袍，滿頭銀灰卷髮的婦人為我打開民宿大門，街道兩旁的荒蕪蕭條彷彿才退到遠方。滿面慈祥的笑容取代了外頭人們凝重憂鬱的神情，平房雖也看得出歲月的痕跡，從裡到外卻整理得整齊清潔，透亮的綠葉沿著屋外棚架勻稱生長，可以看到幾串綠色的葡萄垂下；屋裡的木頭櫥櫃與桌椅散發溫暖的氣息，寬敞的房間角落擺著一架鋼琴，鐵床架穩穩的站在大窗戶旁邊，上頭鋪著潔白床墊，我好像在外頭奔波了一天的兒子，回到家，坐在桌前，喝母親預備的熱湯。

老婦人替我端來咖啡，這裡也是混著咖啡渣一起的土耳其式煮法，不過水多了點而較大杯。我們相對坐下，她從一大袋鼓脹的紙袋裡拿出滿滿一落明信片，得意的展示給我看。明信片全是由曾住過這裡的不同旅行者所寄，他們短暫的在這棟溫暖的屋子待了幾夜，又出發去到世界各個角落，西藏的聖山、非洲的草原、瑞士的湖泊、南美的高地、地中海的小島……短短幾句問候或是意氣風發的近照，老婦人細數著一張又一張斑斕又絢麗的明信片，笑容將眼角泛起一道道皺紋，她拿起一張，遠遠的放在一個手臂的距離外，抵起嘴來，若有所思的看著。沉吟半晌，眼神悠悠，我幾乎相信正在展讀的，是人在異鄉的孩子寄回來的家書。而那張明信片上簽字筆的粗黑筆跡，是我也不識的日文。

她當然是有自己的孩子，但我只在進門時見過他側身在長椅上看電視的背影，過一會出門後，就再也沒見到他。而她的丈夫，民宿的男主人，正在外頭工作，晚一點就會回來吃晚飯。或許因為開民宿已久，見過不少外國人了，能講一些簡單英文，談起丈夫，「他以前是個服裝設計師，很有名的」，老婦人比起丈量、剪裁布匹的動作，「後來經濟不好，沒生意，只得找其他工作，現在跟著兒子一起去刷油漆。」她的手臂轉而變為上下規律的擺動。

自從去年的戰爭以後，上門的旅行者日漸稀落，民宿生意一落千丈。看到我的到來，她顯然很開心，裡裡外外忙進忙出的，等不到天黑，一桌豐盛的晚餐就已張

羅好。待我們快要吃飽，她的先生回到家來。一進門看到我，即客氣有禮的伸手相握，我注意到他銀灰色的頭髮，從後退的髮際線及微禿的後腦杓四周發散，服貼而整齊，體面的樣貌不像是剛結束一整天的刷油漆工作，除了那有些疲憊的眼神。

一大壺琥珀色的液體被端上桌，燈光透過圓潤的玻璃瓶表面反射出流動的姿影，像有一群小魚在壺裡游著，老先生瞬間提振起精神，拿起壺往我杯裡倒，他自己的則是用過的空玻璃罐，足足是一般杯子的兩倍大，也注滿琥珀色的液體。他不會說英語，帶著歡快活潑的口氣向我舉杯，我再喝下一口剛才吃飯時已喝了不少的白葡萄酒。

實在是難以形容的美妙滋味，濃郁的香氣盪漾在唇舌間，恰到好處的甜度不澀不膩，不知不覺就一口接一口。據說人類第一杯葡萄酒就是在喬治亞喝掉的，若是嘗過那甜美滑順的滋味，任何人就會相信吧！在喬治亞，葡萄酒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，家家戶戶都會自釀，不用優雅的品嚐鑑賞，或講究喝的時機方式，它是湧流不停的甘泉，是這片富庶土地的賞賜，人們不必故作姿態、珍藏研究，就這麼嘩啦啦的痛快的喝掉了。早上喝（隔天起床吃早餐時，玻璃壺又是滿滿的琥珀色液體放在桌上，「來，喝！」老媽媽說）、中午喝、吃飯喝、跳舞喝、快樂喝、安靜喝。

老先生不知道從哪裡拿出一捲錄音帶，插進老舊的卡式收錄音機，赤紅著臉，身子搖搖晃晃的按下按鍵，伴隨著卡帶磨損的細碎雜音，溫軟的女人唱著歡快的歌，電子合成器織就出俗豔的背景音樂，像老阿嬤過氣的舞衣，鑲滿人造珠玉碎鑽，濃豔刺目的色彩猶未褪去，室內頓時多了一團燃燒不止的爐火，讓每個人都溫熱起來（喬治亞的八月天夜涼如水）。

大約乾掉十杯後，老先生隨著音樂節奏搖晃，把一塊藍色手巾折成三角錐，丟在地上，兩腿開開，慢慢彎腰，兩手如展翅的鷹騰空向上，他圍著這一小塊毛巾跳起舞。一陣搖臀擺手後，深吸一口氣，他的身子像折紙一樣的彎下去，我心裡不禁響起一陣驚呼，頭倒懸在跨下，與腳幾乎是在同一個水平面，一個電光火石的瞬間，他用嘴銜起地上的毛巾，像是俯身捕獲獵物的老鷹，猛然抬起身，接受英雄式的歡呼，當然，觀眾只有我和他的太太。

這是喬治亞的傳統舞蹈，追女孩子用的，他太太笑著向我解釋說，女孩為了考驗對她有意思的男孩，拋出手巾，要能成功的用嘴銜起，才有機會贏得芳心。老先生已用這把身子骨，證明了他的腰力。輕柔歡快的音樂無止盡的流洩，他還在跳著，不以此自滿，叼完手巾，接下來放在地上的，還真令我傻眼了，那是兩倍大裝滿了酒的玻璃罐，他的專屬酒杯。一樣以此為圓心繞著舞蹈，舉手投足間完全

沉浸在音樂與身體律動裡，幾乎達至了宗教的恍惚境界，進入某種祈雨或拜火儀式。以依然俐落的身手下腰，並精準無誤的叼起那只大容量酒杯，畢竟不是大鋼牙，到了半空中還是得用手接住，湊到嘴邊喝了一口，就又單手拿著酒杯盤繞舞弄，手和酒杯，像是一對纏綿親熱的情人，充滿激情的在空中變換各種姿勢。最後他仰頭，用手擋住寬大瓶口，留下一小縫隙，用嘴就著倒扣的酒杯。看著那半眯著眼、無比滿足的神情，連我也陶醉了，既像沙漠裡的天降甘霖，又似孩子依偎、吮吸著母親的乳房。

抗拒不了老先生的邀請，我雖已喝得滿臉通紅、頭暈眼花，還是努力站起來，隨音樂微微擺動，努力下腰，微彎著膝蓋支撐，硬是把嘴湊近地上的手巾，深吸一口氣，忍著凹折的腰的痠麻，一下子咬住手巾的三角邊緣，嘩的一聲老先生發出陣陣歡呼，我也方能直起腰來。興致一來，他從櫥櫃拿出幾個羊角做成的酒杯，那弧形的彎曲表面不知經過怎樣的處理過程，光滑剔透，散發著金屬的色澤，而羊角尖端有如劍鞘一般鑲上銅套。把酒灌滿到羊角杯裡頭，他又拿出兩把裝飾華麗的短劍，一人一把、一人一杯，雙手緊握羊角與短劍，我們簡直是兩個準備出征的戰士，豪氣干雲的準備喝下上戰場前最後一口酒。

「來，乾了！」雖然他說著我不了解的喬治亞語，但我知道鐵定是這意思無疑。接著他的妻子為我翻譯：「為我們的家庭、我們的身體健康、我們的國家，還有世界和平，乾了！」

真正的戰場並不遙遠，隔一晚，飯後我們坐在同樣的餐桌前，飲著滿滿一壺甘美的白葡萄酒，飯桌前，老舊的電視銀幕聲道時斷時續，晃動的黑白雜訊中，坦克、爆炸、著火的房舍、陣亡士兵遺孤……今天是俄羅斯攻打喬治亞一週年的日子，每一台都在播放著紀念節目。盯著電視畫面，老先生頻頻搖頭、嘆息，縱使喝了再多酒，仍不見臉上的光采，今晚，沉重的影像取代了滿室的音樂，戰爭的記憶覆蓋了求愛的舞步。

鏡頭帶到赤身露體的小嬰兒，忽然啪的一響，一片漆黑無聲。停電了，這時我才注意到餐桌上有盞燭台，一直放在那裡，老婦人點上蠟燭，飄搖的燭火照亮不了窗外的暗夜，那金黃光暈只淺淺籠罩著一旁的櫥櫃。

櫥櫃中間的一堆零亂的雜物中，像是有什麼東西從朦朧的霧氣中走來。臉形方正的男人精神奕奕，右手臂中圈著一個小男孩，另一名戴著毛帽的小嬰兒張口笑著，夾在最左邊的溫婉少婦中間。這幅久遠以前的黑白家族照片，像是古老世界裡的一張畫，遙遠、模糊、浪漫，但那些輪廓卻是我所熟悉的，老先生和他的妻

子，頭未禿、髮黝亮，還有不在場的孩子，溫順、安全的坐在他們懷裡。一家四口，莊重、認真的面對鏡頭，完滿美好的家與人生正要啟程。

6 一碗湯麵

面前的大碗缸像座龐然的山聳立著，在天空的邊緣滿溢，實實在在的佔據矮桌的一大片白色桌面，碗旁有一雙筷子。不過那時的世界被淹沒在大洪水中，綿延山巒底下，載浮載沉的細碎物體看不分明，我仍埋首進繚繞的熱氣，稀哩呼嚕吸吮著糾結在一塊的軟爛麵條，另一頭則一口口吸乾汨濫水澤。

這種淡黃色、過細過長、泡久失去彈性的麵條，我並不陌生，吃「西式」義大利麵時才會碰到，不會用在慣常的「中式」湯麵。但正好一個月前，我在伊拉克的中國餐館吃了一碗用「西式」麵條做的湯麵，並遇見獨自喝悶酒的中國女孩。不知道工作簽證的問題解決了沒？還是用她跟我說過的下策，飛去中國人不用簽證的伊朗待一陣子，等她老闆想辦法……到那個國家，要喝酒恐怕是難如登天了。在喬治亞這裡酒跟水一樣普及，除了家裡自釀，最常喝的便是雜貨店裡買來的玻璃罐裝啤酒，就這麼一個人，就著冰鎮的酒，涼掉的烤魚或更冷的魚罐頭，吃喝著。不必再茫然得不知何處尋，或繃緊神經擔心因為意想不到的理由被沒收，只要比劃、掏錢、伸手，比找一台開到下個目的地的巴士還要容易。

彷彿自公路開通，第一台巴士以不可思議的機械化速度滿載乘客抵達目的地後，這些大小、型制不一的雜牌軍就未曾汰換、更動、退役，跟那些擱在擋風玻璃後頭，撲朔難辨的古奧文字所代表的地名一樣古老，依舊震撼著今日第一次乘坐的乘客，如我。

破舊實不足以形容，或說不必多作形容，只消坐在那堅固的鐵椅上，當車一開動，風從敞開的窗戶吹進車內，棗紅色的窗簾上頭有股霉味，簌簌顫動的裂口射進的幾許光線，大半車廂被陰暗所遮蔽，窗簾在我手邊、在我臉旁，既華麗又破爛的行駛在青色山水間，搖晃與巨響，還有翩然飛舞的布幔，幾乎使人以為是坐在十九世紀末或二十世紀初的馬車內。

這樣的巴士帶我穿過史達林的小茅屋、穿過全國最負盛名的礦泉度假地波久米(Borjomi)、穿過老媽媽從甘甜轉成苦澀的白葡萄酒、穿過開鑿進山崖石壁裡的鬼城瓦濟亞(Vardzia)、穿過一瓶瓶冷入心醉入夢的瓶裝啤酒，它們全組成一道泛黃風景，最後幾筆，由蕭條的市鎮、蔥鬱的樹影和沁涼如水的夜，加以調和、修飾，

加深輪廓，增減明暗，不知不覺來到畫的邊界，光線閃爍不定，一座像是永遠在黃昏降臨時，才會浮現的城市。阿卡契黑(Akhaltsikhe)。

它不比其他城鎮更蕭條或更活躍，不會更疏離或更友善，幾乎找不到餐廳，但有網咖（雖然大部分的搜尋引擎都慢得連不上）。而那棟前蘇聯時代風格，挑高、狹長、空曠，走進房間像走進墓穴的旅館，讓我油然產生了親切感。無意間踩進門後，發現腳下殘缺破裂的磨石子地板中，隱微的光線照亮一排 1928—1930 的字跡（30 的邊緣已近乎磨平），刻上年代是前蘇聯時代屋宇都會有的傳統，我像是挖開重要古文物的考古學家喜不勝自，這個重大的發現，使那幾輛老邁巴士似乎有了同伴，我竟感到一股寬慰。氣喘吁吁的老馬雖已沒入暗夜，但今晚睡在這位八十歲老爺爺的臂膀，有種安心的一致感。儘管髮禿齒搖、皮膚滿是鬆弛皺摺，且得輕聲走動、小心翻身，以防他虛弱的身體承受不了我過剩的年輕。但至少，目前為止，我沒有背叛他們的年老。

關於這座墓色之城，我所知道的，也僅只是這些，不會更多，也不會更少。沿著平緩上坡，依序經過石橋、底下暗沉的河水，回頭一望，兩層樓的四方形房舍，以及垂掛的電纜線後頭是不遠處山丘上的城堡，街角歌劇院腐爛的石柱旁，空蕩帆布底下的空間不知為何存在。只有教堂理直氣壯的完好、整潔，立在兩條大道交會的中央，簇新外牆的乳白色甚至過度刺眼俗麗。

黃昏降臨之時，街道人跡渺渺，似乎全城所有人都聚集在教堂前方的小小廣場，老幼皆有，說說笑笑，閃現了難得的活力。那麼為何還是如此固執的，讓它像被釘在牆上的標本，以僵固的姿態迎向遲暮？會不會只是因為，我知道我即將由此離開，再一次轉頭，背向這一條疆界，面向另一個國度。如果說每來到一個國家都像從頭經歷一個人的人生，從頭接收一次循環，時間、季節、溫度、語言、味道，甚至最微小的塵埃。飄落到一個關卡，到底，就結束了。

「就用昨晚剩下的木耳、碎肉，隨便下了一碗雜菜麵，你將就點吃啊，明天有空再來好好一起吃頓飯吧！」

雜貨店後頭是個擁擠的小空間，棉被、床墊、絨布玩偶、衣物雜亂的散落四處，他面對我，坐在用木頭與箱子隨意疊起來的床上，一個白白胖胖的娃娃坐在他的膝上，他的大手護住娃娃的身子，好膨大的小小身子，穿著厚厚的衣裳、厚厚的褲子，連兩隻小腳丫，都被厚襪子包裹，胖嘟嘟的臉頰，長長的額頭髮亮，活像一尊小雪人，在陽光下的雪地裡。

那雙包裹在細長眼眶裡的黑瞳，降生到這個世上才不過一年，看不出什麼情緒，怔怔的望著我，他的父母從地球另一個角落的中國，千里迢迢將一個全新的年輕生命，賦予這座年老、疲憊的日暮之城。他們也從遙遠的中國，帶來全新的貨品：玩具汽車、掛鐘、相框、皮包、高跟鞋、太陽眼鏡、彩色髮圈、打火機、電蚊香、杯子、保鮮盒……以及最多的，各色各樣的女裝，成排燦爛而俗艷的色彩照亮昏暗的店面，等待出售。後頭小房間旁的儲藏室還有一袋又一袋的存貨，滿是黑色大塑膠袋的架子和半人高的雜物堆旁，是簡陋的克難廚房，吃完沒洗的餐具、調味料、電磁爐、電鍋全擠在狹長的拼板上頭，那碗山一般高的麵就是在這裡煮出來的，現在已吃得一點不剩，滿溢的洪水也驟減為小水窪。

中國孩子和中國貨品，忽然空降到這座蕭條的城市，一樣的嶄新、奇特、鮮明（當然，小孩是不廉價且不可出售的，貨品則相反），被中國父母小心努力的照看著，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財產。

這一路從戈里、波久米，到阿卡契黑，每個城市幾乎都碰到中國人所開設的雜貨店，賣著相似的物品，有著相似的背景（幾乎賣掉家鄉的所有家當，或借貸了一筆資金來此），甚至彼此都有血緣關係（「你接下來要去某某地方，那邊也有一間店，是我妻子的弟弟一家開的」），一個牽一個，想要為更好的生活打拼的同鄉都來了，在隔鄰的城市開店，好彼此照應，從首都同一個地方批貨，像是沒有牌子（中國牌？）的連鎖事業。

在與俄羅斯交戰之前，喬治亞被視為是一個新興市場，看準了其國內製造業及民生產業很不發達，只要中國製造的各樣產品源源不絕進來，幾乎沒有任何競爭對手，於是懷著淘金夢的同鄉們，從餓不死也吃不飽的擁擠村鎮，毅然決然來到這片陌生之地。

沒想到過了一兩年後，戰爭爆發（與小孩的報到相比何者更令人措手不及？「我們也沒有想到要生，但既然來了，就算是緣分吧！」），國家經濟陷入停頓，人們沒有工作，越來越少人買得起哪怕多麼廉價的衣服、鞋子、手飾。

「原本還算有點生意，一打，什麼都沒了，你看，現在上門的大多看一看就走，或是給小孩買個小玩意兒，官員還會三不五時過來刁難，比如最近藉口這發票不合規格，得多花錢整個換掉，還有那些小鬼……」他大聲的叫喚在貨架一角的青少年，他們漫不經心的出來，踏出店門，經過門口旁的櫃台時，嘴裡嚷嚷聳著肩，像在解釋些什麼。「見多了，一進門我就知道他們想幹嘛。我說，手腳放乾淨點，想要就花錢買，不然下次就叫警察。」

後悔嗎？話一出口，我就曉得這是個完全不必要的問題。「後悔也來不及了，當

初家鄉來了個某某，跟我們說這裡有多好多好，大家聽了都很心動，與其憋一輩子不如出去闖闖，哪知道現在連本都回不來，欠的錢也不知道還不還得了……只能過一天算一天，再撐撐看，再不行……」一直閒閒站在貨架旁的店員，神情輕鬆的抓起手提包，向櫃台這裡打了聲招呼，走出店門下班了。每一間中國商店都會雇用喬治亞當地的店員，除了替上門的女士拿要試穿的衣服鞋子、看好手腳不乾淨的青少年（顯然效果不彰，「這裡人的工作效率真是散漫，時常找個藉口店也不看就不知跑哪去了」），最主要的，是替中國店主翻譯，還兼做免費的語言家教，幾年下來，這些連最基本英語都不會的中國人，已說得一口流利的喬治亞語。「能說、會聽，但不會看，那文字真是太奇怪了……他們其實都受很高教育的，像剛走這個，大學讀的好像是文學專業，卻一直找不到工作……唉，這個國家，實在沒什麼希望。」

二度來到這間店，我依著櫃台旁偶爾給女服務生坐著休息的矮板凳，坐著看見外頭的天色漸漸轉黑，看著進進出出的父子檔、中年婦人、青少年，有的像是熟客般說說笑笑的寒暄，有的小心翼翼看東看西，三兩稀落的行人，從透明玻璃窗門外投來冷冷的一眼，大概把我當作又一個從中國過來的老鄉。小娃兒仗著學步車的氣勢，在店裡橫衝直撞完一陣之後，跑到母親膝下哇啦哇啦的玩鬧，手拿小玩具一會兒激動得渾身顫抖，一會兒把它含在口裡，再用全身力氣拋擲出去。男人在克難廚房裡做晚飯，這回不是湯麵了。

幾個小時前，我才剛在亞美尼亞的邊境被拒絕入境，原已在心中打好草稿的「外高加索－西亞串烤」路線宣告失敗。原因很簡單，護照上沒有亞美尼亞簽證。在此之前並沒有多餘心力去查該怎麼辦，姑且就認為「大概」會跟喬治亞一樣，可直接在邊境辦理，豈知在海關官員辦公室雞同鴨講了老半天（「中國！台灣？」、「台灣？中國！」），最後只能眼睜睜看著同車兩個英國人和其他當地人蓋完入境章後，乘著中型巴士絕塵而去。而我則完全不明就裡的（是因為護照上的台灣，還是中國，亦或兩者都是，而無法從陸路入境？）獨自回到一百公尺外的喬治亞。

岔路就是岔路，開向光明大道的機率不大，碰到了死胡同，就只得摸摸鼻子，循原路後退，走出這裡再說。喬治亞官員遲疑了一下，在半個小時前才蓋過，墨跡未乾的出境章旁蓋下入境章。結束了這半小時的出入境之旅，一路獨自攔便車、四處打探班車，耗費了好一番功夫，回到阿卡契黑時，渾身氣力盡失，算一算，正好八個小時前從這裡出發。

精神的疲乏是更難忍受的，當我正像張開的弓弦，積蓄著飽滿的、意欲前進的能

量時，箭未射出路徑就在空中陡然消散，那股反作用力使人灰心又洩氣，回程的路上，看著路旁倒退的風景就像又經歷一次往回撥的時間，不是一種似曾相識之感，而是由那重複而看見的「流逝」，或許一直往前，不管走的是旁支小徑或蠻荒大路，為的就只是要抵抗那顯而易見的時間空間之流逝。只要能夠前進，就猶如投身進激流之中，讓自己消融進一個更大更廣闊的律動，無得無失，每個時刻都是一次小小的永恆，直到「回頭路」上再次撞見，它們就像被戳破的氣球，洩了氣。雖然再從這裡回土耳其並非難事，由土耳其進伊朗更是條最普遍的路線，但不知怎麼的，少了能夠不依原路來回的亞美尼亞，就心有不甘，並感到一股疲倦和茫然。一幅「完整」的畫面，就這麼輕易的被剝奪走了。

失神落魄的走在清冷的街上，我不由自主的走向幾天前曾招待我吃一碗山高的湯麵的中國商店。正好，留下來一起吃晚飯吧！丈夫接著說，既然來了，不然晚上將就點在我們店裡鋪個折疊床睡，棉被也還有，不必花錢去住那冷冰冰旅館了。這一路上，當我徬徨、沮喪、不知何去何從時，中國人總是適時的出現，衝進不友善的黑夜裡買酒、從雜亂的儲藏間端來一碗熱騰騰的湯麵，而在之前一個城市波久米，就已經直接把商店櫃台當成飯桌，吃著碗缸裡的米飯與臉盆裡的菜……更別提上一趟初闖進廣大的世界，在歐亞大陸漫長的道路上，數次被散居在各個地方的中國人收留，從哈薩克的煉鋼廠工人、俄羅斯的營造工程人員，到希臘的成衣批發商，不管是大城市的鬧區，還是偏鄉的角落，那些初始的猶疑、三兩句交談後的訝異、進而二話不說的乾脆接待，是如此一致，如此懇切（雖然某次因著一個小小意外插曲而破壞了原本的和諧）。這些出外工作，離鄉打拼的中國人，對我說著他們瑣碎的工作與生活，夢想與期盼，與我同享得來不易的酒精、因地制宜的家常菜、堅實的床鋪，這些是我在每一個陌生遙遠異地，在僅能透過觀察與肢體語言溝通之外，無法取代、永難忘懷的時刻。就算有「大家都是中國人」的意識形態蠢動作祟，但在這些短暫而真實的片刻，不管我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，我們的差異在我們的共通面前，實在顯得無比渺小。在這裡，我們都是異鄉人，因著短暫而臨時的駐足，彼此的需求、利害都降到一個最基本的平面，什麼樣的平面？人性。你看我累了、餓了、困倦了，給我吃、給我躺、給我休息；我看到你生活之不易、思鄉之心切，用我短暫的相遇來聆聽、來排遣、來理解，並讓這份情懷隨著踏出的足跡細細蔓延開來。

低頭吃著麵，近旁的電視銀幕傳來中國中央電視台字正腔圓的中文聲調，幾個關鍵字如泥石俱下的滾滾洪流沖刷耳際：土石流、橋梁斷裂、道路沖毀、房屋倒塌、滅村……播報者以嚴肅、客觀、不帶感情的語調複述著關於罹難者與經濟損失的數據，可是這些冷冰冰的數字並不遙遠抽象，因為接著就從畫面上看到，那是台灣。

在波久米的櫃台上吃著飯時，兩夫妻頻頻說著，「聽說你們台灣下了好大的雨」，電視機幾乎是每個中國人必備之物，來自中央台的節目頻道是少數能與家鄉保持聯繫的線。從中國的電視新聞看到台灣的報導自是正常不過，此刻的暑熱仍恣意在島上蒸騰，颱風年年有，在八月八日這一天，聽起來並不是什麼新鮮事，喬治亞的山光水色完全擺脫了島嶼命定的黏膩，飄雨的微涼中，我穿起長袖長褲，將這份消息拋諸腦後，卻仍不免隱隱牽掛。

萬萬想不到，原先不以為意的消息，竟成了這番恍若天崩地裂的大災難，屋毀人亡、家園盡失，透過電視報導，災難有了名字：八八水災。中央台記者依舊沉穩的誦念著中國政府與全體同胞同表哀悼之意，並盡可能的展開各種人道援助。我們靜默的望向電視，我沒有激動流淚哭號，或衝動的提前結束旅程返台，卻實實在在的，想起了家。

我明白不能做什麼，就如同從小到大經歷過的颱風天，我位居城市的中心，堅固的水泥樓房裡，縱使小學時代最嚴重的一次，水淹到兩層樓高，我仍能安全的站在陽台上，稀奇的看著橡皮艇在被淹沒的街道間穿梭，像看見某個神奇的電影場景。無論大雨傾盆，或是狂風吼嘯，我都能安適的點上蠟燭，吃著泡麵，並賺得幾天假期。

現實生活的條件，使我成為一個永遠的旁觀者。而當我來到這一片片陌生的土地旁觀人們的生活之後，現在透過電視銀幕，我竟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接近（比所謂的「同感」距離更近），再也無法像是聽著別人的故事般平心靜氣，這些影像穿透萬里的距離，連結起共通的經驗，那個等待我回去的家。

儘管我所能做的，只是把面前山一般高的麵條吃完，喝乾湯。

太太把小娃兒抱離學步車，回到後邊的臥室，丈夫把一盆盆剛煮好的菜端上小桌子，裝在大碗公裡的白米飯很早便預備好了，巍峨的潔白雪山冒著煙，無水環繞；新聞時段已過，中央電視台某台頻道播著中國自製卡通，商店的鐵門已經拉下，我們挨身圍繞著桌子夾菜吃飯，不時抬頭看看電視銀幕，約莫是哪吒的故事。我安全的棲身在此，猶如某個寧靜安詳的颱風夜。